

卷二

書名 新刻繡像後唐奇書蓮子瓶演義傳四卷 同治元年富經堂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1
 編號 D8664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刻繡像後唐奇書蓮子瓶演義傳四卷 同治元年富經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刻繡像後唐奇書蓮子瓶演義傳卷之二
 富經堂藏

第一回 見美色有心設計 求丹青故意登堂

詩曰

種福須常體上天 不欺暗室便為賢
 勿因惡小墮中做 積禍由來日久愆

光陰全逝歲月共流俗世中跳得出七情六慾圈兒打得做酒
 氣關子第知所當已守者名又自能知所戒者過方成豪
 此二語定然做出千般百計鑽求甚有無所不為遂至妻
 顧父母于連親戚名份不顧朋友交情義絕只圖一時歡
 他人性命以辱名教為倫常種七之弊可不嘆惜哉惟
 氣四字似乎相均一則煞究不竟一財字足統酒色氣
 怎見得財字倍統三則利害假如一箇人受着凶窮之

夫緣何揮起錚錚扒掘我今奉知府大爺命特請秀衣進衙寫
丹青劉芳舉頭一驚暗思事關重大心忙意亂其驚非小又因
箱子餉銀未及收藏必被差人看見心中驚惶勃然变色即放
下錚子被二役纏出門外不由分辨衆差齊舉刀鎗押進府衙
不知劉芳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後唐奇傳卷一終

新刻繡像後唐奇書蓮子瓶演義傳卷之二 富經堂藏板

第六回 裴公子暗施辣手 柳知府昧察慘刑

詩曰

對面明鎗容易躲 暗施冷箭是難防
試看裴子机謀密 善良難免獲盆殃

當時柳知府二差役只見劉秀才箱子上許多銀錠雪花亮白
看來原是國餉字号只因失去國餉已經兩月在本土官會經
出至賞格銀五千兩各官大小衙役軍民皆知今二差役見了
厲声曰好秀才讀書君子做此朝廷逆犯如今失去國餉有着
落了人脏現在故府大爺一標發的密票先令我二人共請寫
丹青再發五十人于出門時一齊刀斧押送原爲此大事今五
千兩的賞格穩七到手了語畢二役上前把住拍行劉秀才大

呼分聲喊救當日劉芳此位心腹門生梁瑋玉是个巨富家財
年方須然二九之少日習文夜講武為人胆正心高文武全材
但功名尙屬蹇滯未曾登科而椿萱并謝適是日這家奔回館
中一進書窓聞業師被官府差役拿去不知何故急進內堂見
顏氏師娘悲哭細問緣由顏氏直說嚇驚不小轉慰解師娘一
番待門生往府衙中探听明白自有安置辨論清先生平素一
良儒豈能屈他作此逆犯事不須師娘苦惱也語畢出門一刻
跑至府衙公堂大門中在外只且遠比觀看這知府如何審斷
早見府役人一壞下跪稟曰小的等奉票差往劉秀才家請寫
丹青不料他自鋤園地要埋國餉銀二十錠現今人賊俱到了
并有鋤鋤之具爲証請大老爺裁奪柳知府聞稟吩咐將劉秀
才帶上劉芳深七打躬把足一拖曰公祖大人在上生員劉某

叩見柳知府一見厲声大罵好匹夫枉汝身進賢門作此大逆
其身固屬不免于死而且臭名于后也有玷辱聖賢名教令人
可惱想必日前包庇响馬坐地分贓至今強徒胆大打劫國餉
今還防謀爲不軌若引賊兵入城作爲內應你今一党叛逆同
謀死有餘辜罪及妻孥一門不赦今日感神神靈地杰一朝事
得敗露至百餘萬生靈不該遭此大劫即將怒案一拍劉芳訴
曰公祖大人明見口誦聖賢之書豈肯作此滅族之事只因生
員功名不第苦守清貧故兼習得一筆丹青因遠近頗聞自
以爲晚年旁身餬口之計不意前月內有虎丘山賊人假扮做
客商到門求寫丹青十幅願謝筆金千兩寔則思聘生員上山
爲一謀士當時生員驚惶會將几句良言劝他一番彼即悻悻
然而去生員當時即追趕送交回餉銀他馬跑迅速難追是至

恒禍將鋤埋金誓不與人書丹青此是直情懇乞公祖明察秋
毫以免生員負此冤屈遺臭而死百世沾恩知府聞說大喝好
利害刁詞匹夫入脏現在這敢強辨庶當日知府又行書帖與
府學教官革去功名即刻重打四十打得皮開肉爛劉芳只是
不招府官大怒反喝夾上狼棍喊痛得死去還魂也是不肯招
認但這劉芳想末一生清白身入聖教豈可受此逆惡大辱斯
文不免萬年遺臭故立心留名自原抵死不招柳知府一心糊
塗急于結案硬將劉秀才一味打夾逼他招認通虎丘山賊寇
至賊人胆大敢于打劫國餉重办了劉芳一招認了即本省文
武各員俱已罪輕的但當日知府見行重刑不招无奈將他收
入監牢即申公文與各上司緣通省大員督撫布按司道聞此
重才之事各皆驚悚而督撫大人即牌行文仰柳知府細

審確力亦是否則後拜本回朝奏聞皇上發兵征剿虎丘山寇
以靜土壤不表只有梁琼玉當時見柳知府不容先生分訴只
一怒即行又夾皆不得口供心敢怒不敢言不覺暗垂淚及
看至審畢收入牢中方出府衙門一路悽愴而回思真不言一
到師家中將知府審不公斷打夾收監達知師娘顏氏听了即
哭泣哀乞琼玉又對師娘說知要聯請本土舉子秀士鄉紳
耆具呈訴稟劉芳被此冤陷上司告訴公辦以免知府糊塗屈
却清白文儒琼玉正在連日奔請不料柳知府是恩將劉芳歸
刑備破案故今日打夾劉芳多抵捱重刑只不招認一連三天
夾打至死了當日柳知府見夾死劉芳不得供認思量怎生復
得上司即吩咐將劉芳屍扛出荒野暫停下申文書言他在牢
獄中畏法自尽當梁琼玉正在聯請各舉子秀士縉紳耆聯呈

保結先生不料此天梁琼玉仍往府衙探听知府審判一刻狠
匕打夾死先生不得回甦正是心如刀割又見扛屍出衙一路
慘匕切匕抱恨回歸到了十字街頭有三兩匪徒酌議曰可惜
劉芳的妻有此花容消命独守空房不免二人今夜私到他書
房將他戲弄一場他若允就罢了如不允從拔刀斧以脅勒之
他是不姓婦人貪生畏死必然難從豈不美哉琼玉听了氣忿
得火上添油雪上加霜急步跪走向先生家報凶信言先生已
被柳知府夾打死了將屍扛出荒野停頓又言街上見三匪徒
說今夜私夾死札之事一併達知顏氏一聞丈夫被夾打死哭
得發暈了半刻方甦恍恍惚傷不已即琼玉帶泪劝解師娘只有
顏氏切切中一素痛哭丈夫慘死之冤二未今夜恐匪徒未逼
淫受此玷辱要尋死節嗚托琼玉計尋丈夫屍殮棺安葬我願

畢矣但今世夫妻受賢世兄大恩來生夫婦犬馬酬答言罢泪
如湧泉琼玉含泪相劝曰先生既被狗官屈夾死了今師娘身
怀六甲或生下夫是男兒正好接後以全劉氏一脈宗枝他日
長成好報雪我師之仇又免二命相連今師娘勿憂被強徒玷
辱自有門生在此些小狂狙吾豈憚之只一節惟慮柳知府申
文办正先生包庇通寇却國餉上司不察准詳則滿門之罪難
逃矣不可不早慮師娘必不可尋短見的急扮了男裝得門生
保護汝即日僱舟奔往金陵得到吾姑娘家中自有安身之所
汝且改裝吾回家吩咐舍妹子管家我帶些金銀作路費即未
也顏氏悲泪只得應謝他高義用情當日琼玉回家吩咐妹子
管理家中內事老人家人梁任管理外事勤謹收理租業倉穀出
入照管門戶吩咐畢帶了黃金三百兩齊眉鐵棍壹条肩挑包

後唐書傳
祇丟跑末師家見顏氏已扮男裝了將藏過首飾餘銀將門鎖
開兩人先后全走出城行程半日已是紅日西沉跑到不近
村庄市鎮之地并无客店旅家之所只見路旁一間古廟零落
并无司祝香烟進內一看神像乃係伏波將軍他是後漢焉援
因奉旨征南德政惠民百姓感恩創建廟宇祀之當夜師生母
食過之糧見廟內有長板櫬一張琮玉請師娘睡卧于此自己
頂簷席門而睡正是一点丹心保護師娘逃難至三更初夢見
伏波神盪聖親賜双鞭神物又教習鞭法使完神聖向空中而
去已是天明琮玉醒未果得双鞭于神案上謹記教習大喜對
顏師娘言知二人拜謝神聖出廟行至十里忽一陣狂風砂土
塵捲顏氏曰梁世兒想未雲從龍風從虎倘有狼虎素時一命
休矣琮玉曰師娘放心吾今有神鞭護身慎什麼狼虎汝且避

歇于松林間一刻待吾在此山中等候片時待大風息止請師
娘再行程顏氏應允正合着他腹中疼痛想必係臨盆分產正
要迴避入此松林不見人之所當日果然貴子下降顏氏林中
分娩不知何日脫災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松林中顏娘產子 荒邨外陳陞盜屍

詩曰 夫禍妻殃各自奔 幸逢賢救得安身
高天仗義深情友 奮勇堅心拯准人

再說顏氏身入松林一刻之久只覺腹中倍加痛楚急打開衣
包將細小服抖開坐下石磴一陣疼痛產下嬰孩呱已啼叫鮮
血淋漓顏氏抖过一刻將孩兒用布服拭淨包裹好自換過衣
裳即將污穢衣拋棄之只得含羞趨步出松林琮玉正在山坡



等候一刻狂風頓息正要尋呼師娘出林顏氏應聲赧容而出
瑤玉登時喜見師娘手抱一小孩子覺得安然无恙快產即動
問師娘下香烟種乎顏氏含羞答曰蒙天怜收產下懷腹苦命
兒未瑤玉喜曰謝皇天先生已有后手香烟正爲可喜但師娘
產兒未久身軀力弱且慢行路途果行不及二里之遙顏氏霎
時風湧上暈迷一陣仆倒地瑤玉大驚見他面轉土色双目
朝天東西相望呼救師娘只見松林間跑出一淡紅面老道人
曰梁瑤玉不必憂驚汝師娘是有福命之人此子大貴者焉能
死之貧道特來救語畢取出小葫蘆一個倒出紅丹丸一顆
金光燦也又取出一葫蘆倒出些陰阻水用小盅調化開令瑤
玉灌瀉他口中不一刻師娘醒來精神倍加壯健瑤玉大悅拜
謝高仙曰請問上仙寶山貴洞敬請尊銜紅面道人曰貧道非



別人乃唐初時謝史登也是太宗帝二十九家總兵之列吾不
該受享人間俗富貴故早別却凡塵專于修真今已百二十年
今特來点化汝師母弟兄不必往金陵遠地且往東南方即今
日自有所遇以安身也言罷曰貧道去了一陣狂風人影不見
與師娘叩首祝謝起來又論此子在松林下分娩取名劉松且
依舊謝史登先師指点不走金陵遠路只望東南方跑走不覺
又走數里一望并无大路只有座高山瑤玉一想謝先師命吾
且向東南方走不往金陵自得安身之所今何故走數里便无
路只有高山此是何解顏氏又曰梁世兄想此險峻之山只憂
有強徒把截抑或狼虎埋藏怎能走路須要子細乃可瑤玉曰
師娘放心我想謝仙師指点我們往東南方有安身只疑此高
山无路耳即有強徒門生固不惧狼虎不須驚但仙師之言未

必不驗且慢行程登山當時顏氏只得怩兒慢走琮王先挑行里頃刻將近山腰山岩中喧嚷一聲有強盜兵跑出百十人攔阻各出刀斧大喝耒耜兩人腰間金銀及衣包內物件尽將放下送上可經行此山不然一刀一个顏氏听了大驚住足琮王曰師娘休懼且住步些小毛賊何須畏他即放下衣包拔出双鞭大喝一班有目无珠州寇某不與汝答話且報知賊首出山某的衣包內金銀不下数千待他受得某一鞭任從取去衆喽囉見此美少年英銳不凡口出大言不知他有多大本領有數人胆大的双刀杀去琮王去起左右鞭立刻打死三四人倒地衆喽囉方知利害即奔報上山原末此乃二龍山大王名白雲龍二大王名高角龍當時喽囉入報白高兄弟皆持兵刃赴馬而出琮王一看此非別人他是蘇州府白雲龍與琮王姨表兄



弟雲龍胞兄雲彪爲前任總兵被朝奸劾奏陷害后哭戰身亡后雲龍被賊官逼反上山做了綠林中好漢當時二人會同喜色欣比雲龍即下馬但高角不相識雲龍說知亦下馬相見這雲龍先問表弟汝乃一富厚之家父母俱歿何不本土安享今跋涉此高山險地肩挑行里而奔竄乃令人不解抑或有禍患奔逃并且后面一人怀抱一小孩子是那里來的梁琮王曰一言難尽且上山慢將末踪告訴如何兩大王都言有理并請后面一人全進山單有琮王三人下坐尽將保護師娘逃難奔出南城一節說明有雲彪急命妻子迎接入后堂方知他是女扮男装當日琮王尽將奔逃說明白高弟兄大替羨梁弟有此義氣師生之情拋家不顧一心保師妻兒寔爲重義天高令人可敬看汝不出又具此文武全才他日終非池中之物吾弟兄豈

能及之。瑒玉謙遜一番，又細思謝吳登指點，死訛。当晚少不得大排筵宴，與表弟洗塵。內堂自有白高兩妻室，筵款顏氏。当晚三人叙飲，言語投机。但當日白雲龍想未梁，表弟文武全才，且留在此山中拜他三座位。未知他允否。况高角十分敬重瑒玉，義氣之人，又要三人全為手足。雲龍表弟兄固然矣。高角一心結交他，瑒玉允從。高角大悅。當日瑒玉大三王遍山遊耍，至馬廐下，聞嘶喇聲甚雄，猛烈進內一視，只見此馬頭是豹面虎目，狼牙麒麟身，獅子尾，四足鉄色生光。一遍火紅毛。瑒玉曰：二位兄長，此馬何人的脚力？白雲龍曰：前者高麗國入貢，未朝被某弟兄打劫了，殺敗番兵，搶得此馬回山。但此馬十分性烈，人人喂飼不得。單某一人近伏得他身，但被其踢咬壞了。嗚呼！几丁狼兇太烈。瑒玉曰：不免待弟試之。看他如何。白高合言曰：賢弟



小心。此馬力強勢猛，須預意騎之。可也。瑒玉應諾，踏步上前。此馬好生奇怪，一見瑒玉搖頭擺尾，嘶叱踉蹌，似喜悅之狀。二人大稱奇事。高角曰：莫非此馬是汝前生家養來的？是必物各有主也。今日且送與賢弟用之。可乎？瑒玉欣言稱謝，得此良駒，按下二龍山。顏氏瑒玉有着落，安身再說。蘇州柳知府瑒玉死了劉芳命人將屍扛出荒野，看守待他妻兒來領。一并擒拿下。再表陳陞先教天往別縣探親，未聞劉芳此事。是日回家方知被柳知府冤屈打來死井，死口供審出。又將他屍骸不收棺殮，露骸荒野。此天陳陞到劉家探听，豈知門已鎖閉了。正值瑒玉帶全顏氏逃走之日，陳陞亦村度知瑒玉保護回家等候。至三更中命家丁數人，密匕將劉芳屍骸用槓箱裝入，直移扛回井死。一人得知，但這劉芳自從遇過圣母時得食了仙菓，須受重刑外

傷死去過得百日之外屍首方腐爛今三四天自然五心全好
當日陳陞益同他屍放在靜室現之下淚哭之无辜一命被害
并无手足弟兄今顏氏雖逃出身怀六甲但男女未分倘生男
得香烟有靠若產女定絕宗枝可恨糊塗知府也正惱恨問一
想起呂仙賜寶瓶時言救劉芳死于得之花莫非此寶瓶有起
死還魂之妙故枯草蓮子發生枝葉之奇不免拿素一試想等
即取出瓶子放在屍上心胸用手揉揉只見屍身發如生人陳
陞暗喜可活他當時候至四更殘果見劉芳氣息呼喚手足伸
動如睡醒一般衆家人驚懼陳陞知寶貝之驗喜悅行近呼劉
弟可起來汝回甦了劉芳將手足細縮喚氣呵欠躍起双目睜
開陳陞收回寶瓶劉芳見滿堂灯烛光明衆人環坐不知在官
衙那方一自定心又見陳陞也在床側即日陳兄長莫非夢中

與汝相會乎正要起只双足被夾傷疼痛不能履地陳陞止之
曰賢弟汝已被昏官夾打死愚兄臨夜盜屍回未不想至今一
命還開得仙賜寶瓶之功又天不絕善良也劉芳聞言下淚曰
蒙君高義千古一人救我于荆棘申恩深淵海但弟所起禍者
寫丹青也拙妻曾有劝諫之言錯恨不早收手以至賊人起釁
生災一死何足惜一者斬絕宗枝二者臭名于后三者拋妻怀
腹未知男女陳陞曰弟汝还未知詳細不知陳陞說出何言何
狀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求伸冤反被冤孽 因初難復救难人

詩曰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雉未時各自飛
方信古言誠不謬 但看月園有虧時

當下陳陞言柳知府將汝夾死只爲口供全無還防汝妻往上
司告訴冤屈重刑至死故用此露屍之計待汝妻未領屍登時
活足犯人之妻子得以斬草除根豈知合徒琮玉已經賄保嫂
已逃走出故知府察知連琮玉皆出花紅賞格三千金吾昨天
方間得聞故連夜盜汝屍回今幸還陽且秘密不可露向待吾
明日往裴兄長府暗與酌議怎生與汝報仇收除這狗官方洩
心頭之忿劉芳聞妻逃出不勝嗟嘆又言有此高義門徒不顧
百萬家財費精力保某之家眷遠奔亦千古无匹之人與陳兄
長可稱一奇絕人也陳陞領之到次日一心到兵部府中合家
人將陳傳進內裴彪一想陳陞此素定因劉芳之事故裝成疾
病出來迎接全至中堂下坐裴彪先開口曰三弟許久不來不
知近日吾也染此疾患不出門將一旬之久一向何往陳陞曰

兄長貴體久安未出豈知劉弟被虎丘山強盜求寫丹青諷却
國餉爲難所累被狗官柳知府不察屈夾死只求兄長念結拜
之情書達令尊公查復冤案拿問知府一口供未得重刑至死
以報仇抑或往上臺申訴冤屈待上司吊察公稟倘上司大員
不准或商量上京呈皇狀弟願展領家財爲弟兄出力縱累及
于己身甘心无怨也裴彪聞言詐作不知驚駭之狀曰不意二
弟罹此大禍三弟有此義氣愚兄敬服但我出身固然即使財
帛亦要均用何必令三弟一人破散定然收除柳知府這狗官
一命復仇方不負我三人結拜之義語畢要騙財家人搥酒相
款陳陞止之兄長方患疾不能嘗沾滯膈嘉饌弟不独領餉也
且祈保重貴體多請良醫調治乃可弟告辭了裴彪允諾送出
不表陳陞回歸有狼惡裴彪心驚陳陞之言立刻上馬命家丁

直往知府衙申傳稟然後直進大堂知府相迎分賓主下坐知
府又問公子光降有何指教公子曰始生又未救脫滿城百姓
之命柳知府太驚曰公子緣何處有此得聞大事今又何事如
此駭人裴彪曰治生又確查得虎丘山盜寇不敢造反只爲有
兵死糧不料本土狼秀才姓陳名陞時有家財百萬肯助糧米
與賊人要先奪蘇州府城爲養兵運糧要地幸得治生早查得
明白特未密報知求公祖協全武營起兵擒拿免至傷殘百萬
生灵又成大患知府变色曰可惡逆畜行爲不軌多感公子留
心出首救得滿城百姓且請回府下官定刻日速辦擒此逆賊
是日公子告退柳知府傳齊三班衙役各帶兵器速往拿陳陞
衆役領命此日幸得一副役名陳標係秀才族兄急忙先奔到
陳陞家將此大禍關節報知陳陞嚇驚不小卽對劉芳說知二

人急惶就曰陳陞傳齊家丁僕婢大小二百餘人交還身契任
從歸家安置生死不追逃難急速一哄而散陳陞又有一姑表
弟双姓司馬名瑞是武秀才父母双亡只因好打不平硬漢日
前打死人命久隱于陳陞之家一聞此事心中大惱復入庫房
取了大刀一把一見官差數十人各持刀斧直進他插大刀
死十餘人衆差役俱他英勇紛忙退散陳陞見此大驚曰如此
罪名愈大了表弟汝且先背了劉兄長逃出吾一身獨走倘官
兵復來難道矣司馬瑞領命背負起劉芳奔出當時陳陞急忙
入內喚声娘子急奔回母家或左右隣吾今與表弟劉伯逃
三年兩載待事緩之日然後同未夫妻再叙今事急矣不得不
如此潘氏娘泣曰君家不可以妾身爲慮汝與表叔劉伯逃出
避此劫火前途保重他日得志重整門風妾今只節望君早日

續娶一妻生下三男兩女承香后嗣妾得一灵坐位免三魂七魄无依妾死无恨語畢將頭磕石而死司馬瑞正背起劉芳呼曰表兄直乃蕩情之漢表嫂尺節以死如何抽手旁觀不救此何心也陳陞流淚曰他尺節死于吾跟前是免我掛心之意應該備棺殮葬无奈官兵立刻即到汝有此膂力推牆爲堦掩屍骸于井中无水枯的暫作記葬司馬瑞依從又背劉芳逃出里門頃刻官兵果到知府聞報急傳知會武員總兵趙武帶兵五百乘乘適陳陞急將蓮子瓶拿出今方知此寶之妙是仙人所賜善良以保性命當時在手我赴半空中一陣豪光落下萬千天兵大漢殺下五百軍兵大驚紛七倒退自相殘踏死者大半陳陞借此逃脫寶瓶仍我回收藏急奔一程三十里隱于碧霞嶺夜走曰伏心中一想聞琼玉逃往金陵不免奔往此地若得

竟得琼玉與顏氏嫂再作設施故一路改裝爲賣字道人別却名姓而行再說衆文武官將陳陞百餘萬家財并田產屋宇尽行抄入官庫將浮財大注上下賍官分肥已訖申詳上司拜本回朝又出賞格銀子一萬兩捉拿陳陞話分兩頭再說司馬瑞先奔出陳門不遇官兵背任劉芳出城五十里不見官兵追趕是日劉芳雖然被打夾傷兩足但食了神聖仙藥一日兩夜双足痛止不用司馬瑞背負此日全行不覺又走三十里天色將晚見一所大庄寬廣只得進步求懸借宿只見一主人五旬外年紀生得五官端正一貌慈祥允從止宿引二人進中堂分賓主下坐適主人請問二位客官高姓大名客曰某是本土人姓馬名升劉芳又認劉瑞復請問尊主人姓名他言某徐姓名芳昭是開國徐茂公之裔復唐徐孝德之子二人听了卽曰原未

功臣之后小子失敬了芳昭曰彼此非其時昔日先君在朝有
些蒲面今隱居爲農有甚高明是夜令人備酒相款三人稱謝
不已然後入席酒至半酣之際二人見徐老飲酒時容有憂蹙
劉芳見了停杯不食不知主人有何不悅之色徐老見二客住
杯不欲卽曰老拙因今夜有些賤事惚忙之際不能慇懃奉敬
一杯至有此藹慢休得見怪且淡酒粗筵也須飽用若聞喧嚷
之聲不可開門觀看以免禍及于二位當時二人听了突驚駭
然立即問曰徐老先生有何事情這等愁悵請示知其詳芳昭
嘆息直曰老拙不幸今歲九月重陽帶携一對小女拜掃家母
山坟被虎豹山賊寇窺見兩小女賊首逼做押寨夫人老拙不
允他強立日期定來搶奪无奈稟官求請征勦惟這狗官是偷
安畏盜的不准若当初家君在朝于反周復唐後卽歸山訪道

求其長生不老而隱今與哉又哉他不过故出干无奈承允擇
吉日今夜卽未入贅賊人方免滿門之禍但老拙乃世宦之後
頗有名望豈肯將女兒送入賊夥寔出于不得已耳故方纔无
心與二位把盞勸酬劉芳怒曰如此狗官枉食朝廷俸祿縱盜
殃民好生可惡負尽圣恩又有司馬瑞大怒立起未曰徐先生
汝兩位千金小姐豈可做响馬賊人之妻這些毛賊不末是他
造化若未時是彼晦氣到了生擒下馬打作他兩段方消吾氣
也芳昭曰客官汝若果有能救得小女方好與吾爭氣若无能
小可生事以取禍及于老拙且連客官難逃性命其怎麼過意
司馬瑞曰徐先生休長傲人志氣滅其之雄心吾不是馬升乃
武秀司馬瑞也爲救陳劉二秀士杀死官兵至投此地故吾二
人改換姓名今先生不必惧此毛賊但不知果能擒得賊首如

何且明下回分解

第九回 虎豹山兩寇被獲 徐家庄双傑聯婚

詩曰

借宿反為破敵人 力擒盜寇藝超群
剛強不吐柔無茹 方九英雄烈性真

当下司馬瑞曰徐先生莫道些少毛賊即千軍萬馬某非惧怯可喚集齊汝家合僕壯丁吾自有言吩咐此徐老依言傳齊二百名庄丁瑞即曰汝家主翁被賊人欺辱尔們何得袖手旁觀是何道理眾人擁臂忿然曰食人之食力人之力我等焉肯容响馬相欺只因主人不許准我們與賊人爭鬪只得由他猖獗耳今武壯士担承退賊救得我家小姐寔乃恩星降臨徐老爺大幸也司馬曰好有此義僕今不是用汝等與賊首交鋒待某

檢他汝們只管用索子綁縛可也且守庄門內如小賊入鄉將護庄橋收去謹閉庄門免小賊兵冲進有驚汝主人小姐待瑞一人出庄門外可檢他當時眾庄丁也不顧退后皆曰客官肯與家翁爭氣難獨我們也畏惧他不成么必要出庄外助杀眾賊徒即无能被杀死亦甘心司馬瑞喜而壯之二百人名執刀斧械器尽出庄外有徐老請兩位客官再用酒膳以終席当夜芳昭改憂為喜三人重酌言語投机用膳已畢比及二鼓時候果然風送遠山只聞炮火連天不一刻前村外灯笼火把无数之多又聞鼓樂喧天光輝照耀如同白晝庄丁人人直挺刀鎗等候登即入報司馬壯士徐老喞曰如此全憑司馬兄頂力退賊司馬瑞應諾安慰徐老即刻步出劉芳亦喞咐小心不可專恃勇而輕敵當時瑞跑出護庄橋上將大刀按定對賊前隊

大喝該死強徒敢未橫行无忌若不速退要汝个个死在目前
眾嘍囉中數百見一少漢手持大刀怒目圓睜的喝罵守住護
庄橋又有二百多人在后个个刀鎗并舉故不敢上吊橋去即
稟知二位大王一名魏英一名馬明魏英隨時魏文通之后馬
明馬三保之后兩英雄聞嘍囉報知有人把截不許過橋遂大
怒曰可惡徐老狗敢未逆哄我則想必殘命該終一門當灾殃
也言罷魏英一馬當先至庄橋果見一少年猛漢貌若灵官手
持大刀即冲杀大喝好匹夫不知死活今日孤兄弟吉期聘娶
汝未阻挡想必死期到了長鎗對面刺去司馬瑞大刀鈎開战
了三十合魏英抵敵不住正要逃走被瑞大刀狠打鎗擋不住
失手跌于地中司馬趁手擒拿用足踏定庄丁一齊踴上攀住
用索繩捆綁了嘍囉大驚急奔後隊報上二大王馬明大怒一

出見司馬瑞喝聲該死囚徒敢拿某兄長大斧砍去亦故
上僅三十合被司馬瑞擒拖下又喝令庄丁捆綁過眾嘍囉見
兩位大王被擒大驚四散奔走殆不見一人有等拋刀棄斧
灯球火把不要急奔了单有司馬及庄丁押進盜首兩人至中
堂請出徐芳昭是曰徐老一出堂見兩盜首被擒綁在堂柱边
即大喝可恨草寇恃勇打家却合爲民大害逼人閨女爲賊党
妾恩匹配搶掠今擒下要死抑或要活兩盜无言徐老正要令
庄丁鞭打他有司馬瑞止之曰且慢又言汝兩人是豪杰漢子
既已落草于近境豈不聞諺俗語曰坐茅不損草好鼠不食近
村禾吾惜汝是个少年漢子还不思徐老先生乃本朝開國功
臣之后豈可將二女身入綠林他原假哄允爲名已掘設陷坑
張開羅網要除滅汝兩命是暗算的某是过路商人求宿者不

忍令年少英雄遭此喪命因搶奪二女死不瞑目也故一力領
檢下倘知事醒悟者回頭兩相結識另尋事業待用于皇家散
拋山寨強如綠林打劫終于為盜其名不雅二位可想未言畢
合庄丁解脫其縛索魏馬兩雄听了醒悟即深揖謝曰足下
金石賜教良言頓開茅塞請問尊姓名司馬瑞對說知名并請
問劉芳一全見禮又上座向徐老謝過罪芳昭還前一全下坐
交談不覺天色光亮叙起世家方知是唐初佐將英雄之后情
投意合不若結个異姓手足三人欣然即于当空下拜是日弟
兄相呼有徐老此日又命家人摆上酒筵賓主全叙一眾庄丁
家人俱有酒筵慶叙以酬昨夜之勞共酌叙懽當時馬魏二言
言某二人一粗莽之漢觀司馬三弟是年少英雄且日后為國
家棟棟之臣小姐應當匹配吾二人不敢當領徐芳昭喜曰二

位英雄吩咐老拙焉有不遵但未知司馬恩人心意如何司馬
瑞曰須切二位過獎徐老先生金諾但其原犯朝廷國法况一
介武夫豈敢高扳令媛芳昭曰司馬兄有恩于老拙小女正当
匹配况係一時惹的到灾怎言朝廷國犯規汝正大英雄日后
終非人下前日有一老女道姑來相兩小女曰后有一二品夫
人之貴汝具此英雄何愁功名不就老拙立意已定不必過辭
瑞曰既蒙不棄但吾一身難當兩美且留待大小姐有表親是
本土陳某身進學門只因為友忘家妻身尺節今與他失散且
尋訪着落未求婚續配方可兩家乘龍未知徐老先生允不
芳昭曰此話正合老拙之心久聞陳秀才正大績德君子不幸
為仗義救友延妻室兇亡可憫也如此老拙定然留心招贅于
他瑞見芳昭一諾允從大喜自此翁婿稱魏馬二人反為冰

媒當日魏馬暫且告別回山又有司馬瑞拜辭岳丈往訪桑陳
陞下落單留着劉芳一人在徐庄埋隱陳陞分手時言往揚州
而去故瑞一到揚州數天至慶開之所見一賣字道人近覓認
得陳陞兩下點頭會意共入客寓瑞將前所遇一一說知二
人在店寓一宿次早全行一連七八天趕到徐庄未進內拜見
徐老三人是翁培名分初時陳陞自言是朝廷重犯多言推却
劉芳即勸諫陳陞只得允從又免請岳丈先延僧超度潘氏陳
陞赴墳祭奠不勝哀切劉芳細想起陞妻慘死皆因己起禍也
不勝哀痛連及司馬瑞也惜賢良表嫂年少存節慘亡紛已下
淚徐老見此感動悲傷七晝連宵壇事已畢揀定良辰吉日男
女四人乘龍有虎豹山魏馬弟兄此日齊全下山又是弟兄相
稱此夜洞房花燭與倒金鐔自是此女武凡人或上山或到庄

往來不絕住語陳陞贅在徐庄劉芳暗想起顏氏妻只因門生
瑛玉帶他逃離山但想瑛玉山東青州府人想必彼帶了顏氏
奔回故土避灾未可知不免離此土仍扮着道人街頭賣西往
青州尋訪其下落方得心安想定主意對陳陞等言知眾人齊
說一路小心須防偷柳知府出賞格差人捉拿難走劉芳曰吾
改扮道家一口一身那人是神仙焉得知確是日徐老又贈白
金二百兩與劉芳作路費劉芳稱謝拜領此日登程別去一連
月餘方到青州府而未日在街頭盛開之所擺賣西字晚則店
寓安身又將一月適有一位歸田致仕官宦狄光嗣是興唐
狄仁杰之子于唐睿宗即位之初不願在朝為官即告駕回鄉
年已六旬半所生二子狄雲狄月是日出城賣物一見賣字丹
青道人一貌軒昂且排開字西山水人物十分奪目奇雅即下



馬佳足請問方知声音不是本省人劉芳見問答言蘇州府劉姓為到貴省訪求一道兄不料一年多不遇流落于此販丹青書函為生狄光嗣听了不知劉芳所遇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回 訪妻踪青州露跡 念師骸山野逢魔

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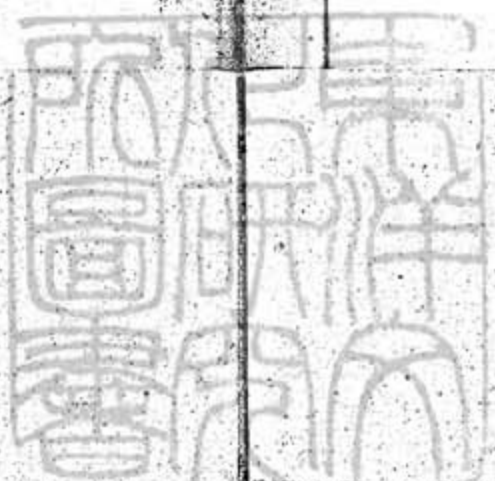
君親師長義兼恩 敬愛及全重五倫
捨命致身全大節 千秋不易是斯文

話說劉芳通上假名姓言劉姓名貴又轉問此人姓名他言狄梁公之后劉芳曰原未是與唐狄司空名臣之后失敬不恭也狄光嗣曰劉先生有此書法鉄書銀鈎之妙丹青雅趣請求到茅舍一叙談另有書寫宛求未知允諾尊意如何劉芳聞言欣然允從收拾起字兩隨着狄老直程同他府中一進大堂二人



對坐少刻兩位公子未見叙禮交談少頃設席相邀款待早膳畢是日閉筆果見書寫字兩俱妙為狄父子贊賞一連數日在狄府書房一天自嘆声曰可見旁人不明某是醫門秀士只知是江湖賣丹膏度日之人耳只恨滿腹經綸時或命蹇至教科不第妻身又未知生死直苦滯之命也原未狄光嗣是个有心人數日細察這劉芳見他才高學問淹通又見他似有不樂之色一心疑之此日在書房外所得明白推開門曰老拙有慢賢之罪原未劉先生身遊泮水之儒林失敬了又問及緣何憶着妻子之言劉芳初時不欲將真情說出被狄老再三詰問又見他是忠賢之后一純良長者料必不妨遂將在家被害尽情告訴之狄老深為嘆息是日宛求他為西賓教習二位公子習文詩藝當日狄公見劉芳果才高深明書理詳解精奧父子十分

故重不覺又半月之久狄老見劉芳面帶憂容細問情由劉芳
言晚生昔日拙荆顏氏得門生携保逃難出只道落在貴省故
賣字函為名訪察之至今兩月未得遇想必非在此間矣但妻
懷六甲方在臨盆今未知生死是以令人委心不下狄老慰曰
先生勿憂懷侍吾命家人帶些路費往貴省打听到汝住府之
左右遊或親朋處探听定知消息并往各處密訪未有不知下
落者是日劉芳稱謝狄老刻日取出白金二百兩命狄福家丁
往蘇州府南城專諸里劉芳又敘家丁言一到茅舍問及左右
隣人詐作不知吾逃出要來寫丹青宛問自有人寔對汝說知
狄福領命謹記于心一程趕路非止一日得到蘇州一連二十
五六天方纔趕到果然尋問着蘇州府南城專諸里向他故宅
左右求問寫丹青隣人答曰汝來不及了前半載劉秀才得禍



被府官夾死屍首被人盜去妻子得門生琮玉帶出奔逃去了
未知生死但琮玉為保師家眷與劉芳犯全一律知府文武皆
出賞格花紅拿他但他逃出不知去向未曾被捉只因他犯法
出賞格太重四城差役土棍多往分途打截汝不須求他書寫
丹青了狄福听罢假嘆一口氣言可惜遠隔山東數千里奔勞
求他不過且回歸復命哭了夜走日奔走一月方回尽將他隣
里人之言告知劉芳含泪恻傷有狄家父子劝慰一番排筵解
悶席間狄公又言自府中畜婢有上中下三等三百餘名將上
一班酌由先生挑選一二人得未早晚服侍未知尊意若何劉
芳曰此禍事非拙荆不賢但他屢劝諫于某要依樂守清貧自
甘誦讀不可販書丹青以致多識旁人招非吾不听諫良言至
有今日之禍倘他果為此身亡我也情愿独守鰥居誓不再娶

以報他之心當日狄家父子見彼耿直之士不敢再劝也按下
慢表再說三龍山梁琮玉思想先生屍骸被柳知府拋在棲霞
郊外未得請上不知埋殮如何不若悄悄回去盜出他棺柩安
葬方安并想回歸一探望家中如何須然異姓養妹年已及笄
時候心緒不安想罷即進內稟知師娘顏氏劝曰不可只憂府
官不容尔一時遇獲正乃投入網羅中我倚靠誰人世兄且恭
詳琮玉曰門生自有主意師娘不用掛怀且細心撫育劉松弟
吾一去遲則二十天速則旬日外定必回山又轉出外堂與雲
龍高角兩兄作別帶了盤費下山雲龍兩人相送至山脚又囑
三弟半月下可回山免尔師娘與吾弟兄盼望也且出入關
津未知有何盤察須要醒着知机勿隨人奸徒之計可牢謹
記琮玉應允深感兄長情愛且請回弟去矣二人住胝回山單

表梁琮玉一路行程數天忽一日到荒野僅有一所客寓井无
僦居只得下馬歇足投宿頃刻見內廂跑出一位少年美貌佳
人声如鶯韵即呼曰客官請進內廂琮玉轉問是客寓否女娘
曰此乃客寓之所琮玉曰如何不見有男子漢汝可有父兄否
女娘曰客官不必多疑奴不幸父母双亡并无兄弟只以女承
父業耳店寓中客人朝出晚回當日琮玉牽馬不動四蹄不起
琮玉想未這正脚力不願進店何也一鞭子打去馬仍不動琮
玉生疑突被女子一口氣將琮玉對面一噴他打個禁寒又是
邪風一陣吹起琮玉一想此荒野地這女子定是怪物非人類
也且看他如何然后制之女娘轉出又言客官如何不進寓只
在此站立何故又對面復吹一口氣更覺寒氣侵肌頭目曇花
琮玉心灵拔出神鞭曰先下手為強一鞭打去正打中女怪仙

跌于地死了現出原形乃一隻狐狸剋頃刻間此處乃平徑大道不是什店舍見得奇怪之異此時夜色光輝食些乾類馬兒不鞭起步琬玉大喜曰果然寶駒有三不走遇汚穢不行遇刺客不步遇怪妖不前又是行程數里背後忽聞大呼梁琬玉休走貧道末也要報門徒之仇有琬玉回頭一望見一紅袍道人英氣勃也想必是這妖怪同黨類只得扭轉馬頭鞭相待及鞭打去正中當頭墜地腦髓併出鮮血淋漓細看乃一雌雞精也不覺哈也大笑曰有此山精妖祟末擋路不經打死他的又走不上十里將近天明後面又有人大罵琬玉好生兇狠連傷我門孫門徒此仇必報的琬玉復回馬一看見黑面道人惡狼也滿身花白色赶上琬玉看定一鞭打去正中面門道人登時倒仆于地現出原形乃一條火蟒白花蛇也此時天大亮想

未琬玉及鞭神聖所賜收一刻二除二怪直程歸家未到門前先遇老家人梁任于途中問及家中如何有老家人見問嘆聲曰相公汝是閉門養虎也大傷人書童梁安一自相公去後數天與小姐在花園涼亭之下白日行奸不羞廉耻被老奴冲散二人怀恨小姐將老奴拘逐出但吾想在梁門兩代年登七十五老主人在日力托相公于老奴故不敢一時別去待等相公回家稟明任從主意分斷方可行也未遲但這奴才行爲不軌正費隄防琬玉听了大怒恨不大步歸家一進堂中奴僕迎接帶過馬疋登時喚梁安大罵好畜生吾爲保師娘一出門尔做下這段美事汚淫小姐應該打死但家醜不出外傳有玷辱家規且係汝衣裳物件一槩收拾去發回汝身契另贈銀貳百兩永不再用生死不追梁安曰相公休听外人謔言使吾主僕生

疑乞相公追責唆諧之人琼玉發怒大喝奴才這敢刁言不走如遲打斷狗腿這好惡奴忿恨只得收拾自己東西而去琼玉怒氣未消進內堂小姐一見稱哥七回歸琼玉怒目大喝曰小賤人做得好事光壯門風汝七歲賣身在吾梁門為婢先人在世見汝生得靈慧些收汝為女自父母及亡我何曾待于汝今不料貪淫賤墮門風今留汝不着交回身契賞銀二百生死不追合媒人送回母家不知琼玉何日回山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奸狼奸負恩陷主 俠烈漢赴險嘔駒

詩曰 養惡虎狼是禍根 負恩出首害東人
幸逢俠烈高情漢 赴險堅心不顧身

當日梁琼玉打發出好奴淫妹逐出之時淫妹嬌羞慚愧含淚



別回母家不表女娘單說奸惡奴忿七然出了梁門想得一毒計謀以洩被逐之恨即往柳知府衙門出首害之不难故大着胆入衙將鳴冤鼓亂擊柳知府登堂訊問方知保劉方妻逃出梁琼玉回歸他僕又出首交結二龍山賊寇一党大逆問訊知即刻通傳武官將点起營兵三百名各執刀鎗火炮未到梁家圍住開刀殺人知府文武俱在只有老奴扒牆走脫去可憐五六十家奴逢男若殺死只是琼玉睡熟被拿一擦目醒未只見堂中滿地屍骸嚇得心驚胆振復怒目見許多官兵刀斧交加府官文武俱在即曰公祖大老爺重生向日外遊習學是一家清白良民昨天方回并不犯國法緣何帶兵將我家下殺死多人性命又拿童此是何解文武員大罵曰小逆賊尔還言不犯國法一保逆犯劉方之妻私奔男女情奸罪還輕小身入二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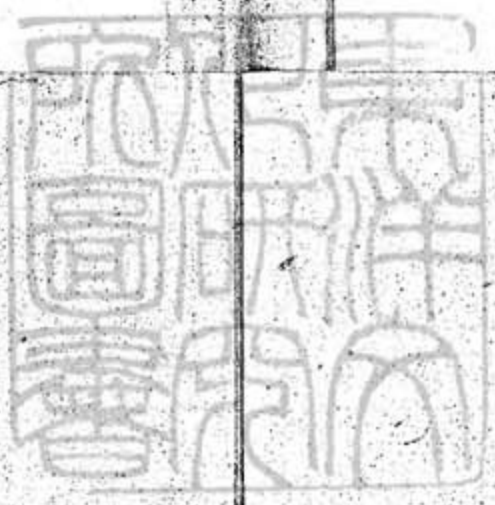
山賊党前者打劫了高麗進朝寶馬杀死番人无数有辱天朝之威今偽作遊學歸家欲做凶應引兵入境思奪本省城池大逆行爲罪該萬死今事已敗露遂敢刁詞不供認云琼玉曰公祖大老爺此事有何見証誰人出首可帶未面對質否知府曰倘別架禍者本府定然不准今是汝家使喚書童到衙出首有憑有據之言今現有番邦寶馬是証証之物难道是假又卽命帶上書童未對質好奴才一見琼玉曰相公非小人忘恩負証未出首于汝但本土一大省生灵数百万人命是非開小故汝果然在二直山回未又言馬是山中狼馬兇惡亲手喂料之犹恐性烈傷人是汝自言未的故小童方知汝在二直山入夥爲王也今还不供認乎琼玉大喝曰好忘恩負義畜畜尔自小賣身爲奴吾不將汝作賤不待姑汝今我爲救師家眷逃出汝

在家反將吾妹調戲悞他終身彼須不是吾母亲生但恩愛日久待之一體與汝有主僕名分本當打責汝一番因家醜不可外傳自招不幸又恩憐于汝發回身契賞銀二百兩待汝回家做些小經紀今日不料汝恩將仇報妄捏端騙惑文武多官杀死數十无辜之命真可恨也我脚踢去已將奸奴打死倒于地中文武官大怒曰將出首証人打死卽喝令尽情抄家一面將家人屍首收拾所有田庄屋宇金銀一應歸官押回衙中將琼玉收監差副將韓忠帶本章申詳上憲以待拜本上京將寶馬進呈爲証但此馬純熟人性數天不食草料不飲米湯似癩馬嘶叫狼也不表再說梁任老僕人在梁家踰牆逃走出一路丐食借問道途不分晝夜數天方尋到二直山有衆嗷嗷見他是老人不喝罵查問曰汝是那里来的敢到探我山寨还不速

退老奴曰吾乃梁琼玉老家人有緊急事要見大王嗚呼聞他是梁家老僕人只急進內大寨稟知兩弟兄急傳引入梁任一兒下札將主人一同歸被捉收監一一稟明弟兄煩惱卽刻要點齊兵采入蘇州府城將徇官人人斷送了方救得三弟回山梁任曰不可此山到蘇州城有六七天倘我兵一動衆官各府州縣將城緊閉守定先將我少主一刀兩段采却必矣况一路關津卡口豈无將兵與我們對敵請二位三思弟兄一聞暫止是日傳知后寨顏氏一聞卽大驚哀泣兩位白高妻等相慰勸解又過一宵白高弟兄扮轉青衣又合四頭目每人暗帶五十一名兵分投入蘇州府四城門扮作九流三教之人混入城內見机接應救脫琼玉不表頭目却說高角雲貞弟兄扮一客商服式到蘇州府城只見城門壁上張掛賞格不論爲忠兵大人所

得同穿玉番馬數天不合料卍嘶唧狂叫不絕逢人近身卽被踢咬傷是疋癩狂狼馬只爲外邦進貢皇上之物今既得同一末質証梁琼玉通山寇无疑二末乃進貢寶馬不敢失棄故出下榜文賞格招匠馬師之人倘匠効此馬謝賞白金五百兩當日白雲貞見了一心思量送琼玉空馬除了琼玉及已兩人是服熟的原是一宝駒好脚力上畜不免僞扮爲療馬之人進總兵內衙見机或劫盜或合囚犯暗取救脫琼玉也監牢有机會了又有高角曰哥七須當細思我想蘇州城內外查察嚴關盤詰甚密倘弄不成洩出机關被他閉閉城門又是寡不敵衆欲逃出准矣且促三弟誅采耳白雲貞一想曰二弟今進總兵府若非乘此机会別的計謀斷不能行也吾自有主意卽扮醫生背箱子買藥料數式言騙得馬同人亦回了但汝于四城知會

過四頭目于中取事賢弟往劫盜或是通盜于死囚反劫愚兄
騙鞭馬定必救出三弟方安也即禍及于已計及不得的方見
手足之情高角允從之分手各去高角往牢中打听當時雲直
裝上藥餌又于我壁首將醫馬榜文揭下有看守榜兵丁詰問
同可之人自雲直同答善能療狂馬故未領醫求為通報兵丁
聞知即稟帥府總兵准允醫生進見下札自言在西川城都向
為牧馬總領善醫馬今因父病回歸故省里中今見大人出不
故稟領醫總兵信任之命人將雲直引往馬廄將馬一覘復回
大堂上稟知趙大人言此是乃狠惡之駒不受拘束要雙鉄鞭
一对手提之力相降服打他一刻以馬藥喂料馬自善服心
兵點頭曰怪不得梁琼玉用此双鞭本部用未覺見沉重故不
用是至狠駒不服雲直曰大人既有此鞭便小医生一用累以



鞭降喝之再下些藥料與食自然狠性轉純良道拘纏了當時
總兵允准命人取出双鞭待雲直好料此馬雲直即時喜放下
偽蔣箱一个于案上騙得双鞭在手一路隨兵役未至馬廄对
兵丁言曰待某持鞭騎上降服與你們一覘眾兵皆曰可雲直
喜欣七一騎上宝駒連打三鞭快跑縱驢而逃出帥府頃刻去
了眾兵只道此人跑出救場馳騁一番即回不料一去兩個時
刻不回分途追他去了場人影不見了方知不妙急來報知總
兵大人言醫馬之人是極騙之徒未至馬廄持双鞭騎馬急去
不回特未稟知趙兵听了大驚怒惱帶兵分路追趕不知往那
里走救藥不得一心煩惱未再言高角扮着商人未至知府
衙中用銀子往探監一入獄門禁子即詰問角言與琼玉中表
親前未詰問又有禁金二十兩相送禁子哥買換用度禁子喜

日有此大手送二十兩之資卽刻大開獄門引入見琼玉言奉
母命特來看表弟一面不須煩惱吉人自有天佑云云琼玉見
高角此言是瞞這禁字之語一心會意各應之言談一番高角
又對禁子曰尙表親到監中并無減獄打燒帛使用虧缺于禁
子了今某有白銀五十兩送上煩覓代爲分派使用以表一團
和氣勿凌欺吾表足見高情某曰后還有謝勞相送禁子倍喜
拜頷去待二人多談一路想來此人揮金如土且生來相貌不
凡獷狽烈漢不是善良之人待我竊听之只聞那人曰三弟吾
今弟兄假作探獄爲名規過處寔然后起兵未救汝得汝老奴
報知不日再未劫獄了禁子聞言大驚不知洩漏得如何下回
分解

後唐奇傳卷二終



東洋
圖書

